

你好，美人

909544

42.85

078

流通 3 册

你好，美人

——社会纪实小说

王向远 元 华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60 号

责任编辑：傅德林 马朝阳

封面设计：任磊

责任校对：李菡

责任印制：蒋福彬

当代外国新潮小说分类精选书系

你好，美人

——社会纪实小说

王向远 元 华 主编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 国 新 华 店 经 销

保定满城文斋印刷厂激光照排

保定满城文斋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 字数：240 千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7-303-03210-X/I·358

定价：6.80 元

《当代外国新潮小说分类精选书系》总序

黄德伟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的几十年间,世界各国文学的发展十分迅速,并呈现出鲜明的当代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世界文学的多元格局已完全形成,文学的中心已淡化并逐渐消解,由以前的欧洲为中心,演变为亚非欧美澳多中心。团体流派意识也淡化了,一两个流派在长时期内一统文坛天下的局面已很少见。在创作手法和技巧上,作家们往往兼收并蓄,广采博取,富有探索性和综合性。各种思潮流派和各种创作方法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由此形成了无主潮、无中心、多层次的当代世界文学新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世界文坛的发展脉络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它失掉了以前那样的明晰的流派轨迹和众星捧月式的权威偶像,各种文学现象的联系由外显化转变为内在化,当代世界文学的统一性、整一性暗含在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背后,给人以眼花缭乱的感觉。因此,如何站在世界文学的制高点上,在对各国文学作品的比较整理和归类中寻找出当代各国文学的内在联系,这无论对当代外国文学的学术研究,还是对一般读者的阅读接受,都是十分必要和十分重要的。

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外国新潮小说分类精选书系》(14种)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这套书系给我们展现出了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编者按照比较文学的主题学和文

类学原理,对纷繁复杂的当代外国文学作品抉剔耙梳、整理归类,将当代外国中短篇小说分为14类,编为14卷,这就抓住了近几十年来世界文学新潮的基本走向和基本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站在战争的废墟上逡巡彷徨,于是“废墟荒原小说”勃兴,流离失所或失掉精神家园的“现代流浪汉”主题也告形成;战后的混乱和苦闷情绪造就了一批痞子无赖,于是“颓废无赖小说”一时风行;当代作家对社会和人的精神世界认识与描写的深化,导致了“荒诞哲理小说”和“变态心理小说”创作的繁荣;现代化城市的高速发展,使“都市文化小说”应运而生;如何在全面吸收外来文化的前提下强化或保留民族文化风格,“民俗文化小说”和“魔幻神奇小说”表现了各自的文化取向上的独特性;“社会纪实小说”在信息化的时代方兴未艾,显示了美好的创作前景。与此同时,“讽刺幽默小说”、“爱情小说”、“性爱小说”、“社会问题小说”、“家庭生活小说”等传统的文学主题和题材也有了新的表现手法和新的时代内容。总之,这套书系的每一卷都从各自的角度反映了当代外国文学的新特点、新发展和新变化。这样分类的好处是摆脱了按国别或流派分类成册的局限,能够在各种作品的复杂关系中找到它们的区别和联系,探索出其中的规律性,使当代各国文学融汇贯通,突现出各国文学的相通性和联系性,便于总结当代世界文学的基本题材、主题与基本发展线索。尤其是书系中的《废墟荒原小说》、《荒诞哲理小说》、《颓废无赖小说》、《变态心理小说》等所采用的主题更富创意。按这样的主题题材对当代作品进行编选归类,这在国内应该说是第一次。从编选范围来看,这套书系精选了世界五大洲的几十个文学比较发达的民族和国家的名家名作,尤其给当代东方文学和拉美文学以应有的重要地位,有效地纠正了国内学术界长期存在的欧洲文学中心论的偏向。这种做法完全符合当代外国的实际情况。日本文坛近百年来十分繁荣,当代文学也走在世界前沿,并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拉美文学的发展自战后突飞猛进,出现

了“文学爆炸”现象，其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对全世界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一个世界范围的文学名作精选本，给它们以显著的地位是十分必要的，有助于显示出当代世界文学的多元化特点。总之，就主题分类的独创性、选材的全面性和精当性而言，这套书系无疑填补了国内出版界的一项空白。目前在其他地方，包括台港地区，还没有见到过这样有规模、有特色的当代外国最新名作的大型分类精选书系。

对于国内广大读者来说，这套书的编选出版是很及时、很必要的。近年来，国内译介了大量的当代外国文学的新人新作，尤其是中短篇小说，数量很多，译文散见于各种书刊，精芜并陈，许多好作品躺在过期期刊里，或在图书馆束之高阁，或被置于故纸堆中，难与读者、尤其是学术圈外的一般读者见面。现在这套书系的出版，使有价值的作品再次获得了生命，给读者的阅读和收藏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同时，这套书系的出版对外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也是很有价值的。据我了解，目前大陆的一般读者对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等外国古典名著都比较熟悉，研究得也比较深入。但对近几十年来的当代外国文学了解得还不够，许多大学的外国文学课，往往讲到50年代就打住了。其中的一个原因恐怕还在于对丰富复杂的当代作品缺乏系统的整理和研究。现在，本书系的编者在这方面做了一个有益的工作，它不仅对现有的译文分门别类地加以精选，还从原文中首次译出了一些名作，这就为当代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科研提供了一套系统的有研究价值的作品资料。

编选是一门学问，对材料进行筛选、整理分类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基本环节。好的作品选本是披沙拣金、取精用宏，是对名家名作的一种发现和肯定。它要求编选者具有犀利的学术眼光和敏锐的鉴赏力，需要广泛认真地研读作品，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对编者的辛勤劳动和工作成效，对出版社有关编辑的眼光和魄力表示由衷的钦佩。

因此,我很乐意为这样一套书系作序,真诚地向读者推荐这套书系,并祝愿书系主编王向远先生和开华女士在今后的科研中取得更多的成果。

是为序。

1993年5月于香港大学

编选者序：不似小说胜似小说

王向远

纪实小说，是近年来在世界各国文坛普遍繁荣的一种比较新的小说样式。它与20世纪初兴起、30年代达到极盛状态的报告文学有许多相通之处，譬如都以真人真事为基础，都有一定的新闻性和可信性等，以至于有人把二者视为同一文学品种。显然，纪实小说是在报告文学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来的，但报告文学属于文学性的新闻报道，而纪实小说则是具有一定新闻报道性的“小说”。它没有报告文学那样的“事实真实”、“形态真实”的限制，它比报告文学更注意“艺术真实”，作家在事实基础上的艺术创造的余地更大、更自由些。纪实小说不单单是事实的记录和评述，更是事实的艺术表现，它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和美学品格，它是客观真实的社会信息、鲜明的创作个性和小说特有的表现方法、审美特质的和谐统一。纪实小说的崛起，是当代信息化社会的读者要求获得真实的信息与希望享受文学艺术的双重要求的产物。

当代纪实小说崛起与繁荣的显著标志之一，是世界上文学比较发达的国家均形成了纪实小说的创作团体和流派，如美国的“新新闻主义小说”、德国的“七〇社”、日本的新闻小说等。

美国的“新新闻主义小说”形成于60年代中期，又被称为“非虚构小说”、“反小说”等。这派小说的创始人之一是著名作家杜鲁门·卡波特(1924—1984)。他的长篇小说《冷血》(1965)被公认为新新闻主义小说的奠基作。著名作家汤姆·沃尔夫(1931—)最早将美国的新新闻主义作品编辑出版并写出专著向读者推荐。他在60年代就认为：新新闻主义是美国进入20世纪以来唯一有重

要意义的文学流派,在“疯狂的、污秽的、吵吵闹闹的、崇拜财富的、渗透了毒品的、以暴力争取独立的、淫欲抬头的 60 年代”,传统的写作方法(包括新闻报道和小说)已不能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因此新新闻主义小说的兴起势在必行。本书编选的《天才之境》是汤姆·沃尔夫新新闻主义小说的一个短篇代表作,读者可以从中看到这派小说的某些基本特点。美国新新闻主义的另一个重要作家是盖利·塔利斯。他的长篇新新闻主义小说《你邻人的妻子》(1979)以独一无二的丰富的社会学资料和高超的小说艺术技巧,表现了一般美国人怎样从清教徒式的严格的道德观念,发展到完全抛弃性道德的“性解放”的过程,揭示了“性解放”给美国人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詹姆·米尔斯也是当代新新闻主义小说作家中的代表人物。入选本书的《侦探》是他深入生活,与侦探、吸毒者一起生活了数月,在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基础上写成的一篇成功的新新闻主义小说。美国新新闻主义已经经历了三十多个年头,直到目前仍处于黄金时代,拥有一大批作家和众多的读者群。

德国(前联邦德国)的纪实小说也兴起于 60 年代,70 年代达到高潮。其代表作家是 F·S·德利乌斯和瓦拉尔夫。德利乌斯把他的作品称为“纪实论战”或“纪实讽刺”。他在纪实小说集《我们企业家》(1966)和《我们的西门子世界》中整理并利用了大量真实的文献资料,力图把文献资料小说化,讽刺揭露了政界、企业界的荒谬现实。德国纪实小说成就最大的作家是冈特·瓦尔拉夫。他主张:“不要描绘……而要让发生的事情和存在的状况本身去发言。纪实的最好方法是剪辑资料。”为了获得真实可靠的资料,他常常混入工业企业、编辑部、社团等机关内部,伪装成工人或职员。他把自己耳闻目睹或搜集来的材料加以剪辑整理,写成作品。瓦尔拉夫所属的“七〇写作社”其他成员也都是以写纪实小说为主的作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一方面强调以可靠的事实为基础,另一方面又

想加强可读性,作品中有不少充满想象的虚构、夸张和添枝加叶,带有“七〇社”的工人文学所特有的主观倾向性。

日本的纪实小说也很发达,且有较长的发展历史。20世纪头十几年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强调“以事实为基础就能写出好小说”、“事实即真实”等主张,反映了日本文学对“事实”的格外尊重。近四五十年以来,由于新闻报刊业的迅速发展,日本出现了所谓“新闻小说”(亦可译为“报刊小说”)。所谓“新闻小说”有两重含义:一是发表在新闻报纸上的小说,二是具有新闻纪实性质的小说。后者即可看作是日本独特的纪实小说。许多日本当代大作家都写纪实小说,譬如文坛耆宿石川达三(1905—1985)的《金环蚀》(1966)、《人墙》(1958)等,都是取材于真实事件的著名的长篇纪实小说。著名作家井上靖的《暗潮》(1950)取材于当时轰动整个日本当局迫害共产党员的“下山事件”,《冰壁》(1955)则取材于1955年发生在前高穗山的一起因厂家的登山绳质量问题发生的登山遇难事件。总的说,日本作家虽然很少有人专门从事纪实小说创作,但很多作家都曾涉猎过纪实小说的领域。入选本书的两篇日本小说,一是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夏天的花》,作者原民喜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真切生动地描述了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袭击时的情形;《录像机之战》是近几年发表的新作,真实生动地记录了松下公司的发家史。

电子技术的日益发达对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近些年来,由于作家、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广泛使用录音设备,自然而然地,口头自述、谈话记录式文学便出现了。这种文学形式是纪实小说的一种变体。70年代以来,这种时髦的小说样式在欧美文坛颇为流行,被称之为“超纪实小说”。例如美国作家劳伦斯·桑德斯的《安德逊录音带》中的故事就是通过未经整理的原始录音资料来讲述的。这部作品在1970年问世后,著名作家阿瑟·黑利就敏锐地指出:它“完全是一种新型的小说……迷人,够味,情节紧凑。”从表面

上看,口头自述,或谈话记录式文学完全是客观真实的,其中很少掺入作家的文学加工,保持了口述者的口述面目。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除有些非文学性的纯粹的新闻报道外,大多数是作家为了加强读者的接受效果而采用的一种创作形式。固然,作家是以真实的采访为基础的,但作家对原始素材的取舍和编排加工,对采访对象的选择,实际上都包含着一般文学样式所具有的那种主观创造性,当然也不排除(实际上也很难排除)作家的必要的艺术虚构,只不过作家的这种主观性是以客观的面目显示出来罢了。甚至有的作品为了强化真实性,还在书后附了一份长长的“参考书目”,将书目的出版社、作者、页码等一一列出,其实这些书目往往是子虚乌有的。这都属于纪实小说的“艺术手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本书所选收的德国作家万德尔的《你好,美人》、美国作家斯·特克尔的《美国梦》、巴西作家戈乌迪奥的《再见啦,马拉卡纳》、乌克兰作家尤·谢尔巴克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都属于以事实为基础的真实可信的口述记录体的纪实小说。很显然,这种形式的纪实小说的阅读效果是作者所期望获得的:强烈的真实性,对话所造成的亲切感,因人而变的多种角度,由多种角度所形成的开阔的视野。

社会纪实小说的实质在于把新闻报道小说化或把小说创作新闻报道化。从事社会纪实小说创作的有成就的作家,一般都是或曾经是新闻记者。他们有优越的条件将新闻报道与文学创作两者有机地沟通起来。从文学史上看,现实主义小说、尤其是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都具有一定的新闻报道性质。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就曾宣称他是法国社会的“书记官”。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新闻报道是初级的小说,小说则是艺术化了的高级新闻报道。这是由小说、尤其是现实主义小说密切反映现实、分析现实的性质所决定的。当代社会小说的作家们自觉地继承了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他们对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作家一般都给予高度评价,并研究和借鉴他们的创作经验。曾经被某些现代主义作家抛弃了的故事情节,在

新闻纪实小说中得到了恢复和强化。具有完整故事情节的作品，在西方许多国家的广坛长期受到冷落，现在重返文坛，使读者产生了如逢故人般的亲切感。另外，社会纪实小说重新振兴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社会批判精神。作家们敢于对当代某些敏感问题、禁区问题或棘手问题发表见解，体现了难能可贵的文学家的勇气。许多作品在发表后引起轰动的同时，也招致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威胁。如日本作家森村诚一的长篇纪实小说《食人魔窟》，因以大量文献资料揭露了侵华日军的细菌战部队的罪行，发表后遭到某些人的围攻，甚至有人向作家的家里扔石头以示恫吓。许多作家直接“走进小说”，与读者交谈，直率地发表对事件和人物的看法和见解，不但说明“怎么样”，而且分析“为什么”，努力把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与小说创作的主观性统一起来。

由于社会纪实小说形成的时间并不长，它在体现出许多优势和特点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缺陷。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新闻报道与小说怎样结合。有些作品力图把虚构的故事“写成”毋庸置疑的真人真事，以至真真假假，难以分辨，常令读者感到困惑，甚至引起误解；有些作品的文学色彩、小说色彩比较淡，偏重于文献资料的展示和事件过程的评述。另一些作品名为纪实小说，实则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区别不大。特别是谈话记录式作品，应如何强化它的文学性和小说性，仍是一个难度较大、尚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尽管如此，优秀的社会纪实小说却为这类文学的发展展示了美好的前景。它“不似小说胜似小说”，不但改革了传统小说的表现方法和表现形式，而且为小说创作与社会学、新闻学、文献学领域的沟通提供了一些成功的经验。读者可从本书所选的10篇作品中，大体窥知这类作品的风貌，并可把它们作为思考和评价近年来在我国文坛也相当火爆的纪实小说的一点外来参照。

1993年3月15日

目 录

《当代外国新潮小说分类精选书系》总序	黄德伟(1)
编选者序：不似小说胜似小说	王向远(1)

[日本] 原 民喜

夏天的花	蔡 韞 译(1)
------------	----------

[日本] 田原总一郎

录像机之战	王新潮 译(15)
-------------	-----------

[乌克兰] 尤·谢尔巴克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郑海凌 译(30)
----------------	-----------

[德国] 瓦尔拉夫

在船厂	米尚志 译(82)
-----------	-----------

[德国] 玛·万德尔

你好,美人	俞保全 译(99)
-------------	-----------

[美国] 汤姆·沃尔夫

天才之境	黄雨石 译(121)
------------	------------

[美国] 詹·米尔斯

侦探	田庆轩 译(140)
----------	------------

[美国] 斯·特克尔

美国梦	董乐山 顾 宁 译(166)
-----------	----------------

[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

一个遇难者的故事..... 王银福 译(218)

[巴西] 埃·戈乌迪奥

再见啦,马拉卡纳 姚京明 译(293)

编后记..... (304)

夏天的花

[日本] 原民喜 著
蔡 韫 译

原民喜(1905—1951),日本小说家、诗人。生于广岛市。1924年考入庆应大学文学系预科,后转入英文系。1935年出版短篇小说集《焰》,1942年到千叶县担任中学英文教师,发表了《面影》、《独白》、《望乡》、《信》等短篇小说。1945年疏散回广岛市,经历了广岛原子弹轰炸的场面。写出了一系列“原子弹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夏天的花》、《毁灭的序曲》、《从废墟来》、《群魔乱舞》等。1951年作家因对时势忧愤而卧轨自杀。《夏天的花》(1947)是他的代表作,同大田洋子的《尸体狼藉的市街》一起被誉为“原子弹文学”的双璧。小说真实地描绘了广岛受原子弹轰炸后的种种悲惨景象。

我去街上买了鲜花之后就想到爱人的墓地去一趟,当时我在口袋里还揣着一束取自佛龛的线香呢!8月15日快到了,它是爱人死后的第一个盂兰节^①。我思索过如果那天再去,能否平安无事,这很难说。今天又赶上停电,倒不如今天去吧!一清早手持鲜花、徜徉于街头的男人,除我之外再也找不到别人了。那花的名称我不晓得,黄色小瓣,带有可爱的野生模样,十足是夏天的花。

往炎日曝晒的墓石上洒了水,把鲜花分成两股,从左右两方献上。顿时坟墓也令人感到清爽了。我注视了一会儿鲜花和墓石。这

① 阴历7月15日,举行佛事,祭祖先、父母亡灵。

块墓地只有我那故去的爱人吗？不，父母的遗骨也埋在这里了！我用火柴点燃了线香，默哀后又在旁边的水井喝了点水，后来绕过饶津公园回家了。当天和第二天我的口袋里还存有线香的余香。原子弹的袭击是在第三天发生的！

我因为在厕所里，所以捡了一条命。8月6日早晨，我大约八时才起床的。头天晚上两次空袭警报都平安无事，所以这次天亮前我把衣服全都脱光了，已经有好久没有穿睡衣睡觉了，起来时只穿一条裤衩，妹妹瞧见我这般模样，嘟囔我贪睡懒觉，我一声不响走进了厕所。

后来，不清楚过了几秒钟，突然我的头部被猛的一击，眼前一片黑暗，我不由得大叫一声，用手托着头站起来了。除了听到有点像暴风雨刮倒东西掉下来外，漆黑中任什么都不知道了。摸索着，打开了门就走到走廊上。当时在嘹的响声中还能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大叫声音，眼睛看不见，所以心里难过得很。但是一出走廊便豁然开朗，霎时，在依稀的光线中却浮现出来毁坏了的房屋，头脑顿时清醒了。

好像在噩梦中出现的事情似的。起先，我的头被猛的一击，什么都看不见了，当时我明白自己还没有死，只感到事态严重，非常气愤。后来我大叫一声，这声音就像别人发出似的，都灌进我的耳朵里了。眼前的情景都模糊不清了，心情就像是在舞台上演悲剧似的。的确，那样的情景我在电影里也曾见过：蔚蓝的天空，烟雾弥漫，尘土飞扬，而且在逐渐扩散。有一股亮光不知是从墙壁缝隙还是从别处射进屋里来的。铺席都已飞散了，当我在它的木框上面缓慢地走着的时候，瞧见妹妹狼狈不堪地迎面跑来。

“没什么，没什么，平安了！”妹妹大声喊叫，“你的眼睛流血了，赶快洗洗吧！”又告诉我厨房水池子跑水了！

我发觉自己赤身裸体，急忙问她：“有穿的吗？”她迅速地从震坏了的壁橱里找出一条裤衩递给我。正在这时，突然闯进来一个满

脸血糊糊穿着衬衣的男工人，他瞧见我这副样子便说：“您平安无事，那就好了！”一边嘟囔着“还没有打电话，电话，电话哪！”一边就急忙走了。

屋里到处都露缝了。隔扇、铺席一片凌乱。连顶梁柱和门槛也都露出来了。我沉默了一会儿，这就是我家最后的情景，后来才知道这一带的房屋大概都倒塌了，只有这栋房子二楼还在，地板全是好好的——它是四十年前我那神经质的父亲建成的。

我踩着凌乱的铺席和隔扇找我要找的东西。很快地找到了上衣，我继续到处寻找裤子，在匆忙中发现了室内的东西乱七八糟。昨晚看的书，书页卷了，掉了。从横楣上掉下来的匾额，惨然塞满了一角落。忽然发现了水壶，接着帽子也找到了。因为裤子没有找着，所以又找了脚上穿的东西。

在客厅的走廊上，办公室的K出现了，他认出我来了。

“哎呀，受伤了，帮帮忙吧！”他精疲力尽地坐在那里用悲痛的声调向我打招呼，前额还冒着点儿血，眼泪汪汪的。

“哪儿受伤了？”我问他，“膝盖吗？”又按了按。他那满是皱纹的苍白的脸也歪了。

我把身旁的一块布递给他，自己脚上穿了两层袜子。

“啊，冒烟了，快走吧！带我一块走吧！”K催促着我，这个年纪比我大的，但是平常体质也比我壮的K，吓得有点魂不附体。

从走廊四下了望，看见一片倒塌房屋，那边只剩下了一幢钢筋洋灰的楼房，其他都是空荡荡的了。院子里倒塌的土墙旁边有棵大枫树，树干拦腰折了，树梢也给甩在洗手盆上面了。忽然K猫着腰走向防空壕。

“在这儿躲一会吧！也有水糟啦！”他奇怪地说。

“不，到河那边去吧！”我这么说，他怀疑了。

“河？河边该怎么走啊？”他嘟囔道。

总之，想逃也还没有做好逃的准备。我把从壁橱拿出来的睡衣